

百年风雨 风骨依旧

总有一些东西印证永恒 总有一种方式诠释坚守

呆在原地

樊克宁 / 著

与世纪学人面对面

《羊城晚报》首席记者樊克宁访问文化老人的精神之旅

饶宗颐



侯仁之



本焕长老



杨绛



贾植芳



任继愈



季羨林



呆在原地

樊克宁 / 著
与世纪学人面对面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呆在原地：与世纪学人面对面 / 樊克宁著. —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13.1

ISBN 978-7-218-08405-3

I. ①呆… II. ①樊… III. ①访问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1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96657号

Dai zai yuan di: yu shi ji xue ren mian dui mian

呆在原地：与世纪学人面对面

樊克宁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：曾莹

责任编辑：肖风华 张小云

封面设计：△介

责任技编：周杰

出版发行：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：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（邮政编码：510102）

电话：(020) 83798714（总编室）

传真：(020) 83780199

网址：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：广州市穗彩彩印厂

书号：ISBN 978-7-218-08405-3

开本：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张：19.75 插页：1 字数：290千

版次：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3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：(020)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：(020) 83781421

知识分子的“原地”



这是我的工作，但又不完全是工作。如果仅仅为了工作，不需要做那么多功课，采访那么多内容。应该说，这是兴趣所在。我在新闻媒体工作29年，前10年在《广西日报》担任文学编辑和文化记者；后19年，在《羊城晚报》干时政和科教文新闻。在我50岁的时候，管理干部年轻化的时代潮流到来了，我从部主任位置上退出，选择重新当记者。于是，在退休前的最后3年里，我做了这件自己最想做的事情——访问中国的文化老人。

这是从2006年初开始的工程，我开始寻访那些尚存于世的文化老人，他们处于中国人文科学领域的顶尖位置，其中像饶宗颐、季羡林、任继愈、杨绛、贾植芳、侯仁之等都是90多岁的老人了，年纪最大的是禅宗临济宗第44代传人本焕长老，当时他102岁。他们中相当部分人出生时，慈禧太后还在世，这是一种特别奇特的感觉。每当在他们身边坐下，仿佛坐在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江旁边，这是我最为期待的时刻。

这些文化老人，任何一人都是一本大书。同他们聊，会生出一种遗憾，就是可惜不能常常随从他们左右。有时候，好不容易找到名单上的电话，可是人已于不久前逝去，永远地带走了他们的故事，比如钟敬文。于是，我踩着生命的脚步拼命追赶，赶上他们了，就坐下来聊一阵，有如坐在生命长亭，那是一个可以暂时歇歇脚，讲讲往事的地方。他们把一生经历都浓缩在这貌似随意，却意蕴隽永的交谈中了。每当这时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尽量在他们身边多坐一会儿。所幸的是，那时我已经不是一线记者，心态已从浮躁状态有所剥离，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。我醉心于面对面倾听他们从容诉说，准备好的采访提纲有时也就搁置在一边，因为我们的谈话内容，已经超出事先的计划，我已被领入到一个更为迷人的境地，看到了另一片更为广阔的天空。

采访这些老人是困难的，不是他们的问题，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尽管他们大部分属于社会科学界，但各有不同的学科背景，其中多数领域于我而言非常陌生。他们不会同我讲基本的东西，那都是需要我自己去做功课的。如果我的提问击中了他们愿意重视的话题，他们就会打开话匣子，在我面前敞开一扇历史之门，甚至打都打不住（当然我巴不得他们多讲，可是往往有家属或保姆在一旁紧盯着时钟，生怕谈久了会累坏老人。我最担心的是如果问来问去都不到点子上，他们就要去睡觉了）。所以，我特别重视谈话前做功课。我得看书，查资料，做笔记，找学界人士作前期“备课”。打下了这样的底，才能去揣摩哪些话题能形成交谈的兴奋点，从而理出思路，列好提纲。

我所接触的这些文化老人，大多数具有自由知识分子之特质，这是我尤为敬重他们之处。即使有一些看来一度同“意识形态”贴得很近的人，骨子里面也仍然向往自由。我曾倾听汤一介先生谈到他在“文革”中参加北大“梁效”写作班子的经历，痛苦的回忆和深刻的反省令我震撼。当他以沉静的声音说出“自由的思想最重要”时，我感觉那是内心深处爆发的一声呐喊。同他们相对而坐，我曾有过一个感觉，好像他们是一块钢，曾被历史的手臂扭曲，扼颈之力稍一松弛，就又回到了原地。我一直在想，这个“原地”是什么？至少，它意味着不变。在思想或精神领域，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，即使处于万物速生异变纷呈的时代，也有那么一些人愿意就在原地呆着。他们以一辈子的学术人生告诉我，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（而不是别人要求的方式）去生活，去思想，去做事，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“原地”。在人类所有愿望中，这是多么贴近人之本性的要求，即使遭遇扼颈之危，也无法将其泯灭。为何如此说道？因为即使已经百岁高龄的中国知识分子，也无人能够有如饶宗颐先生那样的幸运，可以免除意识形态、阶级斗争的羁勒，可以免除时代大潮的裹胁而倾注毕生精力以探求真知。尽管如此，他们毕竟是受到过“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熏陶的一代，是曾经耳濡目染中国最纯粹的前辈文化大师独立自由风骨的一代，他们于内心保留了一间纯净的书斋，对理想执著于坚守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经历过十年、二十年的历史劫难之后，他们仍能凭借着强烈的自省



意识，重新爆发思想创造力，加倍地焕发智慧之光。

还记得那是在2006年冬，香港所有高校联手为饶宗颐先生庆贺九十大寿，这是莫大的尊荣。那天采访完，已是深夜，坐进被中，把手提电脑搁于膝上，这样的句子从脑海里涌了出来：

2006年12月14日，香港维多利亚港湾著名的会展中心灯火通明。

这个晚上，香港的主角是一位九秩学者——饶宗颐先生。

国家领导人许嘉璐、特区首席行政长官曾荫权、华人首富李嘉诚、中联办主任高祀仁、学界名流、知名作家……全都甘当陪衬——在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九十华诞之际，舞台灯光为他而聚焦。

所有枯灯独坐、皓首穷经的日子都退隐到幕后，他与等身著作相伴而来，走到盛宴中央，拱手一揖，对众人说：“无量感恩！”

我一直认为这些句子融入了对所有那些执于理想、甘于坚守的人们的理解和认知。对他们了解多了，有时就会这样想：让漂浮的泡沫往前去吧，就在水湾安静呆着，这样很好。

2008年夏初，我同我的一群文化教育界朋友聚会，一位教授朋友对我说，年初他介绍我采访他的博导王元化，这可能就是导师最后的绝响了。王元化病危了，他刚去上海探望过他，情况不是很好。到了4月份，就传来王元化和贾植芳先后去世的消息。这年秋初，同事打来电话，说季羡林和任继愈刚刚去世。说实在的，我不是很惊讶，他们都是过九望百之人啊。可是我的内心为何仍然有着如此深切的惋惜？他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而标本般存在着，标本没有了，永远失去的将会是什么？

2010年底，我退休，决定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重新整理这些原始录音和文字笔记，让它们基本保持原貌而留存。当有一天，人们翻阅这本书的时候，或许会思考一些问题，会想：“哦，他们曾经说过这些话呢。”

安静地坐下来，回过头一句句重读那些对话，仿佛重新回到了与那些智慧老人相对而坐、娓娓交谈的场景。有时读到某一段对话，心里会猛地一咯噔，就想，怎么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追问下去呢？从某种角度上说，这种采访永远都是有遗憾的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在这重新的阅读中，心理不期然地发生着一些变化，似乎比当时更能领悟其中一些话语中的机锋，更

能体会言语的本意。就想，当时怎会把这节忽略了？这是因为没有了工作的负累，变换了一种心境的原因吧。如果说，当年在为报纸供稿时，必须考虑新闻纸的特点，必须重视“即时”、“新鲜”以及版面字数诸多要素，并以此作为标准作出取舍，那么现在，基本完整的原始对话，能够还原他们的真实想法，能够还原一些历史真相，也更能体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，以及他们从漫长人生经历中凝聚而来的智慧。

整理这些原始采访笔记，用了一年多时间，慢慢地做，也不着急。他们都是年事很高的老人，记忆也会有误，核对、查实相当花时间。而且，他们谈到的一些内容，我自己若是不懂的，也要先搞懂，所以恶补知识也是必须的。现在终于完成了，感觉上像是又读了一次大学，而且学得相当杂。尽管如此，我学问终究肤浅，想必仍然有错，若不幸果然，先于此致歉了。

当初，同报社领导商谈这个选题的时候，报社领导要求我带一带年轻的记者，目的是能够延续羊城晚报的业务传统。也因此，青年记者邓琼参与过其中一些题材的采访。比如对饶宗颐、季羡林、任继愈、樊锦诗、叶嘉莹的采访她都在场，我们一起工作的时间紧张、充实而又快乐，那是一段永远难忘的回忆。

樊克宁

2012年8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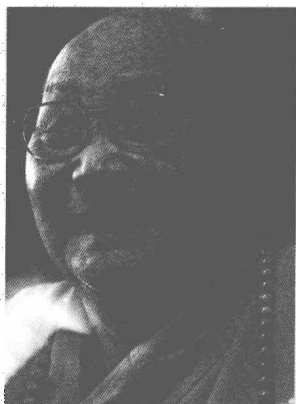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呆在原地：
与世纪学人面对面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释本焕：百岁老和尚的百年佛缘 |
| 017 | 杨绛：不愿做敲锣打鼓的事 |
| 026 | 季羨林：辞了三顶帽 朴厚一学人 |
| 054 | 侯仁之：一个守望大地的人 |
| 075 | 王为一：中国电影史“活化石” |
| 096 | 贾植芳：最后的“胡风案骨干分子” |
| 109 | 任继愈：静水深流 凤毛麟角 |
| 125 | 饶宗颐：大隐于市一鸿儒 |
| 141 | 钱谷融：知识分子要做人民的良心 |
| 157 | 王元化：容纳王元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|
| 172 | 叶嘉莹：缪斯神坛的护诗女使 |
| 187 | 陆广莘：医者最高境界：上工治未病 |
| 209 | 汤一介：自由的思想最重要 |
| 242 | 乐黛云：与最好的导师相伴同行 |
| 257 | 李学勤：自述质疑“疑古派”的学术历程 |
| 276 | 阮仪三：执拗的古城守护者 |
| 289 | 樊锦诗：保护敦煌，一生就做这一件事 |

呆在原地： 与世纪学人面对面

释本焕： 百岁老和尚的 百年佛缘



本焕长老，法名心虔，俗名张志山。清朝光绪33年（1907）年出生于湖北新州县。1930年出家，出自中国现代两位佛教宗师来果禅师与虚云法师的宗门之下。先后在扬州高旻寺、五台山碧山寺、韶关南华寺、广州光孝寺、深圳弘法寺等众多佛教名寺修行，曾担任南华寺、别传寺、光孝寺、四祖寺、弘法寺等多座寺庙方丈，并恢复重建了14座寺庙。南禅临济宗第44代传人，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，被尊为佛门泰斗、禅门尊宿。2012年4月2日在深圳弘法寺圆寂，世寿106岁。

采访时间：2008年2月27日

2008年2月27日上午，七时半。深圳弘法寺本焕长老法堂隔壁小餐厅。引路的小和尚请我稍等，说是本焕老和尚要来同我一起用早餐。实话说，我没料到这么快就要见到这位著名的百岁高僧，而且缘分竟是这样开始的，内心不觉有些紧张起来。

为了这次采访，我提前半年开始做“功课”，又得到了广东省民宗委陈绿平主任的支持，他说内地媒体此前还未曾获得采访本焕的机会，这个“第一次”给了《羊城晚报》。

在约定的采访时间的头一天下午，我从广州赶到深圳，直接上山住进弘法寺，当晚同应顺大和尚就采访内容作了详细沟通。山里空气好，不需要太多睡眠，自以为起了个大早，却听院里扫地的小和尚说，本老凌晨四点就开始早课了，不觉惭愧。小和尚将我引到小餐厅，本老就在应顺大和尚的陪同下出现了。我说：“方丈好！”本老操一口湖北官话说：“我是个老和尚。”我心领神会，因为应顺大和尚告诉我本老最喜欢的称呼就是“老和尚”。老和尚的微笑平和而明朗，令人感到了安详。在这过程中，早餐陆续送来。餐桌转盘上，摆放了一大钵水饺，一小钵汤圆，配有四样小菜：豆芽炒木耳、枸杞叶、豆腐皮炒辣椒、土豆丝。小和尚用托盘送来本老的专用早餐，为一小碗饺子，五只；一小碗番茄烧玉脂豆腐，三件；一小碗小米粥。

三人入座。本老、应顺闭目合什祈祷，顷刻毕。

本老捧起了他的小碗饺子，又指着桌上的菜对我说：“吃菜吧。”我正要应答，本老从他碗中夹起一只饺子，送到我的碗里。我受宠若惊，连声说“哎呀，谢谢谢谢！太有福了！”在我不迭声感谢时，印顺为我舀起一勺饺子。我见状忙说：“等等等等，让我先把这只饺子吃了，这是本老给的。”印顺等我吃完这只饺子，为我连舀两勺饺子，我忙不迭地说：“够了够了，吃不了可要浪费了。”我发现本老和印顺都手捧着碗，低头



快快吃，不言语，便问“可以说话吗”，“食不语”，印顺小声说。我知道造次了，小声说“知道了”，赶紧专心吃饭。本老吃完饺子，端起玉脂豆腐，又是先从碗里夹出一颗来给我，才再自己吃。在这连连惊喜中，我紧张的心放下了。本老吃饭，一小碗一小碗地清，每吃完一样，把空碗擦起。

本老饭毕，操着湖北话开始说起了闲话。“今天是对你的特别照顾。”本老说。我指着一桌食物说：“特别为我做的？”“对。平时我在那边吃早餐（手指方丈室），今天你来了，我特意过来陪你。”“哎唷，太有福了，谢谢谢谢！”又似感到不妥，忙说：“我专门从广州跑过来陪您吃早餐。”本老笑起来，问我“你哪里人”。“我湖南人。”“我是湖北的。”“您的胃口很好。我这次采访的都是九十岁左右的老人，多数九十岁以上，您年龄最大，身体最好。”印顺说：“老和尚每天四点钟就起来诵经，一直到晚上十点才睡，天天如此。”

吃完早餐，我们来到隔壁本老法堂。本老在桌前宽椅上坐下，指着倚在一边的小木椅对我说：“你坐这里。”我乐得紧挨着他坐下，一时间竟模糊了佛门与俗世的区别，就像祖孙一对。

国家领导人尊他为佛门泰斗

记者：我第一次同102岁的人坐得这么近。

本焕长老：我102岁，减去100岁，我两岁。

记者：我的年龄减去整数，也两岁呢。

本焕长老：那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呢？

记者：您的名字原来是释本幻，后来为什么改成了释本焕？

本焕长老：我原来叫本幻，这个“幻”字是幻化的“幻”，佛教认为一切皆是幻象。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光“焕”的“焕”呢？1948年，我接法于虚云老和尚宗下，在他的宗门里，我也是排本字辈的，所以虚云老和尚就给我改动一个字，改为光焕的“焕”。你觉得焕发的“焕”好呢，还是幻化的“幻”好？

记者：在您面前不打诳语，以我个人的喜欢，我喜欢原来那个

“幻”。

本焕长老：不错，本来就是幻化啊。呵呵，你还有这种幻化的幻想啊。

记者：那您呢？您自己喜欢哪一个名字？

本焕长老：不是我喜欢不喜欢的问题。当然我喜欢以前那个“幻”。本来幻化有幻化的作用，光焕有光焕的作用。虚云老和尚的意思是要我光焕佛法。1948年我在南华寺接了他的法，第二年做了南华寺的方丈。那时虚云老和尚111岁了，他从百里之外的云门寺步行来为我送方丈座。

记者：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惠能弘扬南宗禅法的道场，之后形成了临济、曹洞、云门、法眼、沩仰五大流派，因此南华寺有“祖庭”之称。您在南华寺接虚云老和尚的法，成为禅宗临济宗的传人，您是第几代？

本焕长老：第44代。

记者：现在临济宗的规模有多大？

印顺法师（本焕长老的弟子）：目前中国禅宗大多数都是临济宗。

记者：本老，在您的经历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来果禅师。他对您的影响又是怎样的？

本焕法师：来果老和尚与虚云老和尚齐名，是当代禅宗两大宗师，都是已经明心见性了的。1930年我到了扬州高旻寺，在那里参禅七年。来果老和尚对我最好，教导我苦修苦练。我给他当过侍者，也当过衣钵，他要我在高旻寺当方丈，可是我发愿去五台山修行。

记者：据说前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同本老的缘分也很深。

印顺法师：1986年落实宗教政策，广州光孝寺庙产归还佛教界，是赵朴初居士礼请本老出山任光孝寺住持的。光孝寺是达摩初祖东来创立的禅宗祖庭，地位崇高。当时庙宇年久失修，佛像法器严重毁坏。在主持光孝寺的十多年中，本老不负使命恢复了光孝寺。本老先后修复和新建的寺庙共有11座，修建深圳弘法寺时，也是赵朴初居士亲自礼请本老再度出山主持大局的。

记者：本老出自前辈高僧门下，自己也修成高僧了，现在是弘法寺的镇寺之宝了。

印顺法师：他是佛门泰斗。不仅仅是弘法寺的，也不仅仅是广东的，他



是整个佛教界的宝。

记者：称本老为“佛门泰斗”有来历吗？

印顺法师：有来历的，国家领导人都这样称呼他。

为何这里的寺庙不供罗汉

记者：刚才我参观了弘法寺的佛堂，发现没有罗汉。为什么？

本焕长老：我跟你讲，我这里是不供罗汉的。为什么呢？罗汉是“自了汉”，他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，断除自己的烦恼，自己好了就行了，他不管众生，不去救度众生。我这里要供菩萨，菩萨是大慈大悲，普度众生的。我们弘扬佛法是要利益众生，教化众生，成就众生，救度众生的。

记者：那罗汉有意见怎么办？

本焕长老：罗汉有意见？呵呵，那他有意见就找我吧。我就批评他，你为什么不管度众生，不解救众生的痛苦？我修的11座庙，供的都是菩萨。

记者：原来佛门中也有自我批判意识。方丈楼的门廊柱子上，有您写的一对牌匾——“照顾话头”、“讲话是谁”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
本焕长老：“照顾话头”，就是照顾你自己的思想念头，看看是在用功还是不用功，是不是在想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们在佛门用功的人，就得每天照顾好自己的念头，一心修习。

记者：那“讲话是谁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
本焕长老：人人都会讲话，但是讲话的是谁？并不是指身体，身体是生灭的，而讲话的是不生不灭的东西。它究竟是什么？就要各人自己去寻找了。

记者：您找到了吗？

本焕长老：我找到了，跟你讲你也不知道，要你自己找到了才知道啊！

佛门苦修有如世俗磨炼

记者：六祖惠能是讲“顿悟”的，就是成佛不一定通过苦修，也可以

达到顿悟。您年轻时在扬州高旻寺，在来果老和尚的教导下静坐修悟心法，不躺不睡，硬坐91天“不倒禅”。后来您从保定起香，三步一拜到五台山，到五台山后又三步一拜，拜完了五个台顶。之后又闭关修行三年。您是经过长期苦修的，请您说说顿悟与苦修的关系。

本焕长老：惠能大师的话要这样理解，那些用功用得好、一闻就开悟的人，已经走了很长的路。不管快慢，总是要走；几时不走，几时不能到。所以我们佛教，最主要的不是讲，最主要的是要行。我们一定要行才能到家，不行不能到家。释迦牟尼佛是皇宫的太子，他出家以后，还要解六年苦根。怎么要用六年时间去除苦根呢？我们要了生脱死，不是随便马马虎虎就能的。他六年坐在深山，芦苇穿膝，一天吃一麻一麦很少的食物，通过修行去除苦根，他成佛了。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我们要想成佛，就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吃苦耐劳，坚忍不拔地修行。我们成佛的事情，同社会上人才成功的道理是一样的，没有坚忍的精神是不可能的。你要成为一个高级人才，要想做成一件好的事情，做成一件大的事情，一定要吃苦耐劳，坚忍不拔，才能成功。

记者：您打坐“不倒禅”，能够做到七七四十九天“夜不倒单”，这种苦行真厉害。

本焕长老：都是人为的嘛，那时就是一个凳子，没有床的，没有床怎么倒？

记者：您三步一拜去五台山，在这过程中悟到了什么？

本焕长老：悟到了什么？三步一拜，不过就是恭敬菩萨。

记者：您的弟子印顺法师告诉我说，“老和尚说的都是法，我们说的都是话”。您刚才这两句话是有禅意的吗？

本焕长老：我不知道。

记者：什么是“禅”？

本焕长老：什么是禅呢？“禅”，就是“禅那”，翻译成“静虑”，就是我们思想清净地去来回思虑。又翻成“思维修”。

记者：参禅参到什么程度算是“悟”了？

本焕长老：开悟有大、小之分。我的宗门之下，大悟十八，小悟无数。

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我们对于一桩事物不明了，最终明白了，这就是一种“悟”，这是一种“小悟”；“大悟”是彻底明心见性。二者是完全不同的。

记者：参禅有什么方法吗？

本焕长老：禅宗强调一个“疑”字，就是起“疑情”。“疑”字从哪儿提起呢？从一个“不明白”上提起。当你在这个“不明白”上认真地疑起来，来回地参究，它就是止，就是观，它是直指心性的。所以，“疑情”起来之后，它是很有力量的，很有滋味的。它可以不疑而自疑，不参而自参。你越是参越想参，越参越高兴，直到疑成一团，突然来一个桶底脱落。

“人间佛教”提法来自太虚大师

记者：“人间佛教”的提法有来历吗？

本焕长老：“人间佛教”是太虚大师提出来的，后来又经过赵朴初居士等人的发扬，使“人间佛教”成为当代佛教的发展方向。太虚大师是民国时代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，他看到当时的佛教非常落后，寺庙因为贫穷经常靠做经忏挣收入，拿为死人超度的收入来维持，所以他说佛教那时是为“鬼”和“死人”服务的。也是因为如此，太虚大师提出要用佛教来解决人生问题，佛教要为活人服务，与世俗社会紧密联系。就是成佛在人间，人成佛成，是为真现实。他说“人间佛教……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，使人类进步，把世界改善的佛教”。这就是人间佛教的思想。经过赵朴初居士等人的完善，爱国爱教也成为“人间佛教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记者：“人间佛教”的观念现在似乎又重新为人们所认识了。

本焕长老：我自己认为，佛教从来就是在人间发展的，脱离了世俗社会，佛教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。像佛一样去度化众生，去改变世界，能把众生度尽，让众生都过上好生活，这就是成佛了。所以我常说，要想成佛，就要去修行，去做善事，多培福，成佛其实就是一个培福的行动。古代的大德高僧都是一生在培福中完成自己的修行的，像玄奘大师。

记者：在佛教理念里面，对和谐的概念怎么理解？

本焕长老：和谐的概念很好，是人的修养的一种很好的方法。人人讲和气，不要斗争，斗争就麻烦了。佛教讲友爱，众生都是平等的。在佛教中只有人能成佛，牛啊马啊都不能成佛，所以人是最高贵的，最不可思议的。你觉得呢？

记者：我觉得人不可思议，佛更不可思议。

本焕长老：你觉得佛不可思议，那你就要好好研究佛教了。我送你一本佛经，是我在72年前用血抄写的，这是影印本。你可以从这里开始学一学。

割指刺舌书写血经20余万字

记者：谢谢您。（念）“民国26年五月吉日 忏悔释子本幻发心刺血敬书 五台山广济茅蓬”。广济茅蓬在哪里？

本焕长老：就是五台山碧山寺。民国26年是新历1937年，是我72年前写的。

印顺法师：老和尚在五台山住了10年，一边念经文，一边刺舌血、刺指血写经文。他抄写了《楞严经》10卷，《地藏经》3卷，《金刚经》、《普贤行愿品》和《文殊师利法五子经》等共20卷，写血经文字20余万字。

记者：是像医院针刺采指血那样吗？

印顺法师：是用剪刀把指头剪破，用针刺舌根，这样就有比较多的血流出来，旁边有人拿碗及时接住搅拌。边搅拌，边蘸血书写经文。僧人写血经的事例历朝历代都有，但是用血写经20余万字的却极少见，这是古今的奇迹。

记者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

印顺法师：是对佛典的恭敬。你读读老和尚写的前言：“剥皮为纸，折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书写经典，高积须弥。为重法故，不惜身命财物，以‘但愿众生得离苦’，而‘不为自己求安乐’。”这本血经，他自己每天

要诵38次。

记者：本老，您当年“不惜身命”抄写的这些经典，都保留下来了
吗？

本焕长老：我抄写佛经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，后来我寻找过，始终找不到。1987年1月1日，当时我是广州光孝寺的方丈，这天从终南山来了个和尚要求“挂单”（“挂单”意为到佛寺中借宿）。那时寺庙刚刚恢复，住房紧缺，难以留他。他对我说，他是特地为了送一部经来的。我因为一直在寻找我的血经，所以有点感觉，叫他打开来看，结果令我难以相信，这就是我的血经，是其中一部《普贤行愿品》。这个和尚舍命保全了它，还送了来，我非常欣慰，也非常感激他。至于其他的血经，至今还没有下落。

当右派坐牢狱仍说“很好很好”

记者：您是出家人，怎么会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呢？

本焕长老：我讲给你听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在五台山庙碧山寺当家。我当了家后，就在山上栖贤寺的一个关房闭关三年，读了100多卷《大藏经》，并且连续做焰口（“焰口”是一个饿鬼的名字，“做焰口”是救拔饿鬼，超度亡魂的一种佛事仪式）施食一千台，超度抗日阵亡将士。那时有一个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到了五台山，他被日本兵看见了，这个八路军是个营长，他跑到我住的关房里，我把他藏匿起来。日本军队来要人，我跑到外头说，没有人来啊。于是日本兵走了，我救了那个营长。

记者：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变成您当右派的理由？

本焕长老：那时五台山，白天来日本兵，夜晚来八路军。我是大庙当家的，难免要应付日本人。他们抓住这一点，我就够资格当右派了。1958年我还因为宗教方面的问题说了实话，那时也是不行的，当时的报纸也有报道。

记者：您当右派吃苦了，您怎么看这个吃苦？

本焕长老：我当这个右派，坐牢了。虽然坐牢的名声很不好听，实际上